

小说连载
荒凉
越走越

●嘎子

我气愤地说:“我早就清醒了。”丢开她,一人朝前走去。

她跟在我的后面,脚步像一头走累了 的毛驴。她说:“你听见什么声音了没有?”

我冷笑了一声,想说:“你耳朵真尖,连我肚皮里说的话也听得见。”我没说出来,我也听见了声音。不是我肚皮里说的话,也不是她肚皮里说的话。那声音很雄壮,轰轰隆隆,像无数野牛从荒野上踏地而过。我们都感觉到了地皮在轻轻地摇晃。

四周没有风,灌木丛和枯草滩静得仍是一副木刻的模样。地皮很湿很冷,那声音却越来越响。

我搂着她的肩膀,朝声音响起的方向走去。穿过一生满荆棘的灌木丛,地下是冻成硬壳的冰板。我们滑倒了无数次,脸上手上让尖利的刺划出了条条血口。穿出去时,眼前豁然一亮,一股很强的冷风扑面到来。我们都惊得大叫了一声:“呀!”

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大江,水从辽远的地方流来,又浩浩荡荡地流向辽远处。水势汹汹,在一个又一个乱石滩上翻滚着,到处是开花的浪头,到处是大声的喝叫:轰轰隆隆……

这就是达瓦拉姆常说的那条江:雅砻江。

我知道,这种时候见到雅砻江,肯定是种天意。也许是达瓦拉姆暗中引导,她是要我明确地选择:顺江朝上走,只几步便到了那条雅砻江的支流达曲河。河上有座木吊桥,过了桥便是那潭让人进入欲望甜梦的温泉。另一条路,朝下游走,走不多远就上了那条通向西藏拉萨的公路。上了公路,就不会在这片沼泽地上迷失方向,就能轻轻松松地走回家了。

我问青青:“朝上游走还是朝下游走,你愿意朝哪个方向走?”

她迟疑了一会儿,说:“你走哪里我就走哪里。”

我选择了下游。我看见一串汽车的亮光在移动,那是一支进藏的军车队。

早上,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,提起我的装书和杂物的木箱,还有一大包托阿嘎转送给阿意朗卡措的衣物、棉被。她的孩子多,家境不怎能么好,我穿旧了的衣物她可能有用。我没惊动任何人,悄悄地离开这幢我住了两年多的知青小屋。我不想和谁道别,同队长多吉、藏医土登曼巴、我的两个阿妈、还有王侃、高扬、青青几个暂时还没离开的知青伙伴。这种时候,我的心情比天空中的阴云还沉重,我不愿同他们,同这座任何时候都能嗅到牛粪火温馨气味的小山寨说出道别的“别”字。

天上飘着细如灰粉的雪片,在风中舞动着,一团团打着旋从我眼前扫过去,又扫过来。脸颊便冻成了木头,感觉不出这刺骨的寒冷。寨子里空无一人,浓黑的炊烟从窗缝中泄出来,又让很沉的黑雾压在了地面。到处都是充满牛粪干燥味的雾气,只有地上薄薄一层积雪白得耀眼。我从窄窄的小巷中擦过,贴在墙壁上的干牛粪饼便哗啦啦的往下掉。我没心思去一块一块地捡拾,把雪踏得咕咚咕咚地叫。我看见了墙上的那些壁画,两年多了,经过了日晒、雨淋、风刮,色彩仍然新鲜。墙壁是冷的,画却是热的,像体内有血,皮肉就会发光发热。不知再过几年、几十年,它会怎样?会褪尽色彩?会让另一幅画复盖?会拆除旧墙换一幢新房?这些都与我没有了任何关系。我只留住了这两两年内的所有的故事,让它跟随我走向任何地方。

我忘不掉这里,也不在乎这里是否把我忘掉。

阿嘎算准了我会早早地走,等在寨口的那堆麻尼石下。这么冷的天,他还裸露着上半身,把厚厚的皮袍围裹在腰上。他的肌肤油黑光滑。他的胸前与手臂上的肌肉强健地隆起,看起来像个武士。

我站在他身前,叫了声:“阿嘎啦。”他什么也没说,提起我的箱子。我指着那一大包东西,对他说:“这是给阿意朗卡措的。”

他明白了,把那包东西放在墙角下,拉着我的手,要我跟他转麻尼石堆。

我跟着他,在这堆圣神的石堆下印了三圈脚印。浅浅的雪,浅浅的脚印,那是我遗留在亚麻布寨子的最后的东 西。

(未完待续)

| 草 木 时 光 |

黄荆子树

◎杜明权

每一类草木都有它与众不同的亮点。我喜欢黄荆子树,年年岁岁,我与它们的交往甚为密切。这种灌木,遍生原野,夏秋之交,许多植物走向萎靡不振的时候,而黄荆子树一串串紫色的花簇,缀满枝头,如蓝紫晶亮的小彩灯照亮了森林,并散发着扑鼻的奇香,纷飞的蜂蝶萦绕其间,让大地展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机。

同为灌木的马桑树,在冬末临春之时,枝条上挂满了红红褐褐的花絮,以云霞般灿烂的色彩笼罩大地,可惜没有一丝花香,而初夏抑或秋初开放的黄荆子树花,扩散着有如四月里的槐树花、柚子树花以及紫苏、青蒿、艾草、藿香诸草的混合香味,那阵阵幽冷迷人的异香,驱身一闻,香味直达肺腑,令人沉醉倾倒。每年端午节的时候,我会去旷野,割一小束黄荆子树的嫩枝柔条,代替艾草、菖蒲诸类香草,放置于书房的窗台上,在我心中,散发着异香的黄荆子树的枝叶,同样具有着节日的象征意味。

黄荆子树有很多别名,人们还唤它为布荆子、黄金子、五指柑、土常山、黄荆条等,属于马鞭草科黄荆属植物,环境适应能力极强,除开在水里,好像它随处都能够生存,高可达二至八米,与皮糙肉厚的马桑树一样,黄荆子树属落叶灌木,一丛一丛地爆炸似的生长,是绿化荒山野岭的重要植物之一。黄荆子树全身都是宝。其树皮光滑,灰褐色,茎皮富含纤维,具有韧性,可造纸张,可制人造棉,亦可编织绳索,且经久耐用。春天时它不与百花争香,更不会去争艳,它只是换一身干净朴素的新绿,静静地散发着浓郁的中草药似的清香,然而,香也不争春。

春天发的叶也香,掌状复叶对生或轮生,叶缘呈大锯齿状抑或羽状深裂,上面深绿色,略带细毛,背面灰白色,密被柔毛。新抽的绿色枝条亦香,嫩枝与新叶,均可提取芳香油。初夏之际抑或夏末秋初开花,花序顶生抑或腋生,由聚伞花序集成圆锥花,花团锦簇,幽幽紫紫,其花更香,且花期长,是优良的蜜源花。秋冬结的黑褐色的累累果实亦香,可制作肥皂,还可提取工业用油。

草木们总是有它光鲜亮丽的一面,但也有它们让人难以理解的一面。经过我多年的观察,察觉同为灌木的马桑树还可以长至木桶一般粗壮,直径差不多能够达到一两尺有余,而黄荆子树即使几十年上百年地生长,它们似乎永远长不高大、永远也长不粗壮,好像被谁下了魔咒似的,直径大不了只有碗口粗细而已,虽然木质坚硬且具有强大的韧性,但不能长得像乔木,难堪大任,做不了栋梁。但是,我在附近周围听到过一种传说,说古老的黄荆子树能够长到像乔木一样粗壮,可做栋梁用。几百年的古柏倒是见到的不少,而我长期在山山水水间、在森林里行走与考察,非常惋惜,却没有发现一株能够生长到一两百年的黄荆子古树,灌木毕竟就是灌木,难成大器。或许因为,在三四十年前,黄荆子树作为很不起眼 的灌木类,作为煮饭取暖的柴火材料,人们随意砍伐它们的情况太多,以至于它们很难活至天寿。

时节已经到了三月末,万千草木一派繁忙,正赶趟儿似的开花结实,群山绿意泛滥,一片繁盛景象;百鸟们呼朋引伴,建造幸福家园,显得比人间的成家立业与农村的三夏还忙。一寸光阴一寸金,大家实在不愿意错过春天的大好光景。然而,现在春天快要接近尾声了,而野枣树坚硬的枝条却还没有萌发新芽,它们好像还没有睡醒,这是不是有点儿显得太慵懒随意了?它们慢慢吞吞,我看着都为它们着急。它们的表现,实在是植物界中的特例。而黄荆子树光滑的柔枝,发芽也非常迟缓,春已大半,才缓缓冒出淡绿色的芽苞,与野枣树相比,虽然也迟缓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,但它们毕竟听到了春潮急迫的召唤声。

时间最会隐身术,明明存在的往岁,明明存在的当下,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青少年时,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地缓慢,然而人过四十岁之后,感觉时间在呼啦啦飞翔一般地奔跑与流逝,好像每天的事情多如牛毛,忙晕了头,还没有怎么做好一件事情,便到了星月满天的夜晚时分了,更没有闲暇体悟到时间的阴晴变化,好像在眨眼之间的工夫,一天就那样匆忙地结束了,一晃,一月结束了,再一晃,一年就匆匆而过,白驹过隙。而豁达通透的黄荆子树,绝没有这样的感觉与妄念。《六十寿联》里,说得妙极:

“常如作客,何问康宁,但使囊有余钱,瓮有余酿,釜有余粮,取数页赏心旧纸,放浪吟哦,兴要阔,皮要顽,五官灵动胜千官,过到六旬犹少;

定欲成仙,空生烦恼,只令耳无俗声,眼无俗物,胸无俗事,将几枝随意新花,纵横穿插,睡得迟,起得早,一日清闲似两日,算来百岁已多。”

时间永远存在,当我们的意识主动参与的时候,就会感觉时间在不停地飞速流逝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;当我们不在意时间、不参与时间流程的时候,它就客观地停滞在那里,永恒地囤积在浩渺的宇宙里。黄荆子树没有时间观念,不会在意时间问题。稳中求胜,不急,不燥,缓缓悠悠,是黄荆子树度日的状态与生长的个性,度日嘛就应该如春风轻抚杨柳。让万千草木在春天里风起云涌般地把时间争抢够了,占领够了,黄荆子树独自觉得自己休息完美了,全身休息通透了,心满意足了之后,便伸伸懒腰,才以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心态,缓缓地去向春天索要一点时间,它们随便抽取仲春里的几个时日,春日迟迟啊,够自己伸枝展叶用,就心满意足了,任其时间流水样的哗啦啦地流逝,也无动于衷,至于开花结果,那就推迟到夏天以后再说呗,反正有的是大把大把的光阴铺排在前面,春雨不急,山泉不急,太阳不急,星星不急,大地也不着急,黄荆子缓缓悠悠地想:那着急什么呢?即使夏天、秋天做不完的事情,还有冬天,冬天再忙不完的事情,还有来年。所以,黄荆子树逍遥自在地生长和游玩整整一